

竹

初

詩

鈔

竹初文鈔卷之三

武進錢維喬樹參著 姪伯垌 中錫編次

孫澗斯 校字

書 啓

與蔣辛仲書

辛仲足下前出門時知足下將釋假北行近者令兄想抵家果同行否入夏以來動履定復安善僕須七月旋里爾時恐足下已行不獲晤別然辱雅意惓款者久矣自忘穉昧欲附古人贈言之義焉曩者見所示劄記醇近親切不媿儒者方之詞章膚末奚啻筵楹雖然抑古人有言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足下已知之願更勉其所

艱也夫學以孔孟爲宗孔子孟子其志皆不在立言也  
孔子轍環不遇晚始刪定孟子絀于齊梁乃成七篇之  
書然其心未嘗一日忘用世蓋自古聖賢大儒未有分  
心性事功爲二者也心性之於事功猶木之有文理與  
榦榩楠杞梓長于深山非其文理堅緻不能干霄冒日  
卓然而成抱然所貴乎其材者爲其足以斲棟梁構巨  
室厦庇天下也不然其愈于壅腫之大樹一間耳是故  
事功不本之于心性則僞而不純心性不措之于事功  
則虛而無所徵驗昔武侯發澹泊寧靜之旨而才兼將  
相蔚爲王佐昌黎著原道闢二氏故能骨鯁直諫折強  
叛驅異物范文正勵志窮約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王文成宗主良知世疑其近禪然而削平衆亂功在數世略舉數賢其可見者如是若夫講學之名始于熙寧盛于高孝之間周程朱呂諸君各有丰裁經濟卓卓表見非厯藉口語者然而僞學之籍卽中於其盛時南渡偏安積弱不振不得稍盡補救而反以禍身蓋亦時益難爲矣此康侯之所以發憤而同甫之所爲慷慨也是故孔孟之于學也其言務爲平易近人通達體用無淵深不易知之說所恐持守太固不能通變以應物而性命之義人所易厭或遂以爲迂濶而遠于事情夫所貴于論說者當聖學不明微言思絕不得不起而爭之故漢興承焚書之後刑名黃老掩奪大道江

都發明天人之原天下知有儒行昌黎當八代之衰正學久墜故排異端辨仁義旁搜遠紹以存其統今則塾師洛閩人習傳註不患不知其理患不得其用學者苟有心得能身體而力行之驗諸實效則無媿聖賢之徒矣今使析理欲談性道竊前賢之緒餘令人娓娓可聽僕亦能之僕遂能踐之而行之乎不能也雖然知其不能而媿之不過遜于古人耳不得爲聖賢耳知其不能而強任之其窮而在下則爲僞學欺人其達而在上則拘牽繩尺無當實用甚者或妄附經術以爲世病此皆僕之所不敢出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聖人弗禁故曰未見好德如好色又曰我四十不動心其責人也曰大

德不踰閤小德出入可也故人之生也但期有所裨于世自律不必過高僕自審不能爲大賢異日有可自見  
漸免于不肖而已傳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足下位諸  
曹可以行其言者矣何况年歲方盛所造固未可量夫  
所謂事功者不在大小其力行所得一也區區之言敢  
以爲足下擇

與趙味辛書

某拜白方今伸紙佔畢競爲科舉之學足下獨好爲古  
文足下可爲好所難矣雖然古文非難也以爲難故爲  
之者寡以爲難故爲之者亦未善爲其斷斷而求至于  
工也僕學質疎鈍幼好涉獵無所專營非能乎此者然

頗心知其意敢就所見商之足下夫文章之道理與氣而已聖人之言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辭達而已矣不詭于理之謂誠能行其氣之謂達昌黎之言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唯其是則誠立矣氣盛則能達矣夫所謂誠者豈必深微淵懿衷諸性命不可易之旨哉吾爲此言而足以闡明事物之故不蹈虛渺誠也吾爲此言而抒所心得非口出之而中違之亦誠也所爲達者豈有一定之則使人循循於是哉吾之意如是而已盡則少而達也吾之意如是而未盡則多而達也吾之意直遂言之而已顯則質而達也吾之意鋪張潤色言之而始顯則華而達也

是故各因乎情事各協乎體製三代以上之文簡樸以  
言理而其辭達三代以下之文詳麗以言理而其辭亦  
達所謂雖其是也至于世運升降而人之學力復差分  
于其中此厚薄醇疵所由異而要之果能無失乎二者  
則必有其可以傳何也里巷謠諺豈識體格而史策載  
之者其于理當而意甚明也雖然二者之中又有法焉  
譬之于御理者御之意也氣者馬足之力也而磬控縱  
送如琴如舞則賴轡以馭之法者所以馭理與氣者也  
是故古文之道欲盡吾所欲言又欲不盡吾所欲言盡  
所欲言者平原直壤策而馳之可以瞬息而千里不盡  
所欲言者交衢曲阪則必抑勒之旋折之不使一逸徑



去然後人馬相謀暢乎其所欲之而無所撻蓋法者行于理與氣之間而不可以意求不可以迹合因其自然如是而已足下甫弱冠嗜古人書有如寢食于文何患不工顧進而以不求工之心求之必有益工者足下以爲然乎否

與趙味辛第二書

某自前致足下書古文之道備矣雖然果遂無難乎難不在爲之之時蓋其先有學問焉其道在于多讀書夫器之受物也盈之則易於出然入之而復出之猶有所損若所受已淺出斯艱矣讀書者所以爲之出也江都治春秋下帷講誦不窺園者三年昌黎上窮姚姒下及

百家焚膏繼晷窮年矻矻此二子者其才質之倍于今人不知若何也然其攻苦如是今之人童而入塾不過句讀甫通訓詁父兄卽督之爲科舉文長而不得售則益發憤呻吟唯恐旁驚其倖售者則遂自命先達評騭臧否或以古文乞驅顏應之猶夫前所呻吟者耳嗟乎其所度而束之者豈少哉雖有賁育之勇飢而與人搏必且不勝况力固未必大也且夫言曰有物謂其非可空虛爲也其根柢無有而襲于面貌則是空虛耳昔人以爲無其實而爲其文如鏤脂刻冰費日損功豈可久耶故人不明乎詩書六藝之旨其中必有所扞蔽不可以論天下理不通乎古今治亂得失之故其識必有所

局隘不可以論天下事古人之於學也將以致用博之于其途而文工焉今人之於學也將以行文博之于其途而文亦工焉舍其本而齊其末猶之一也古人之于學也讀千百書如無書不欲見之于文而文善焉今人之于學也讀一二書卽有書力欲見之于文而文遜焉此則今人所以終不及古人者矣何也量之盈歉固不可掩也然則苟欲發之必先藏之將欲散之必先積之于經求其腴于史達其材于子益其辨于騷賦助其致于名物技數之說資其瞻核而引喻所爲養根以俟實加膏以希光此之謂矣誠如是其果傳與否耶吾又奚計焉雖然足下聞此願卽以勗僕毋謂僕遂能之也則

幸甚

與大兄

與兄別九月矣黔中之役何時還都道途勞頓舊恙都不發否獻歲以來兩老人眠食康寧可弗繫懷也弟無繆之況於今爲甚自冬徂春在家兩月餘每晨起著衣畢趨赴一二戚好家需于食乃去或所詣不值時偃偃道左不知所嚮其家卽已飯憚于歸炊一日不再食者有之暮而返一燈熒熒照見四壁幸就枕獲寐然而存者亡者交集魂魄又惓然矣自崔郎夫婦行後益寡所歡其去也送之河干相視失聲不能成別迄今怏怏如有所失昔人以爲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

惡弟未嘗中年乃如是耶因思人生離合之故有如夢寐憶自髫齡與兄別閱十一年歲乙亥一晤又閱三年歲丁丑一晤閱三年己卯一晤閱四年壬午一晤繼此兄在越三稔雖時聚時散而論文聽雨頗盡手足之樂繼自乙酉至今凡三晤三別以吾兩人二十餘年之間而離合者十八九矣此二十餘年間寒暑晴晦之更迭昆蟲草木之榮瘁人事死生得失盛衰欣戚之變遷而天下之大其中登郵亭把杯酒面慘慘無色執手問後期或顧望脰疲而不能自返者以不知凡幾子厚有云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計與兄不堪更此十數別也而兄則已華顛矣古人以百年爲中壽斯吾兩人行

樂之日方長然而然乎否耶弟今年三十有二未爲淹  
滯然近者致身率早無限年之格況上有耄耄二親喜  
慰日并及此不自振拔恐禽息鳥視奄忽竟老念此又  
恨無越石之舞中夜相蹴也去歲不數月得詩詞幾三  
百首今年復館如臯筆墨幾度高閣兄紀行篇什何如  
盍擇其尤者寄示去歲見和五七古幸亦錄寄嫂及諸  
姪各爲致聲郵人之便草草不旣

與莊甥似撰書

自與甥別于今三年去秋得手書後彼此無一札相問  
然拳拳之意知復同之京兆試近想目下寓京師近狀  
無恙否僕自客夏旋里仍館如臯比嗜來此漸又匝月

當茲徂暑作客異縣情懷可知幸所居僻于城東不近  
廛市軒後復有修竹百竿梧桐二株與雜樹交蔭頗忘  
炎鬱然而永日獨處無可與言食寢之餘視蔭而已每  
良夜月明起視河漢或風雨之夕鳴雞感人靜籌一身  
遠念千里未嘗不慙然者久之自維少時與足下徵逐  
里中稍竊鄉曲之譽結客使酒睥睨古今方謂掇取圭  
組易于拾芥乃足下今年三十有六而僕亦踰壯歲已  
屆騎省二毛之期方懷少陵裘馬之感日月逾邁若弗  
云來何況上有老親下鮮家室如僕者又焉能長爲飢  
馳鬱鬱若是哉獻歲計偕勉當逐隊僕所志者不在綴  
葦膚末妄希巍科唯冀得捧一檄且遂謀食便當聊舉

壯志永絕慷慨至於名山不朽之業自在沒世昔王仲  
任著論衡時無傳者百年後得中郎歎賞至今奉爲譚  
助不則子雲草元尚慮覆瓿賤近貴遠聽之人情僕與  
足下但持此見又何必登石渠校天祿步趨金馬然後  
謂之手筆乎哉此僕狂論足下其助我張目否近日間  
以詩詞自娛稍覺應手然坐少藥石未知何如本擬秋  
冬北行恐家事未得屏當須至新正俶裝歲序如馳陪  
期要亦轉睫耳另附小詞一首達所未盡炎暑惟珍重  
寄鄭誠齋書

某啓誠齋先生閣下得手書稔過夏以來杖履無恙甚  
慰遠思書中推許云云某何人斯奚克當此然以先生



雅重丰裁慎施華衮顧拳拳鄙人不置明知愛忘其醜而亦未嘗不私心冀幸以爲不見絕于有道如是什百中或有一二也詩以真性情爲主誠探原之論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不本于性情而能溫柔敦厚乎與觀羣怨聖門之學詩也非性情存而尚何興觀羣怨乎士大夫身世遭際間不能百順而無一逆于是纏綿委曲之故振觸于不自已或援古以況之或託喻以明之雖繪景賦物稱名小而寓意微皆非塗飾雕砌苟悅人目而已後人以意逆志誦而傳之故聲歌雖小道足以不朽也漢魏清淳不失三百篇大旨六朝以降遂有過矜藻采不勝詞者使聖人復起操釐正之任恐就刪者不少

耳謝不及陶職此之故至李杜稍分軒輊鄙見未以爲然杜詩忠君愛國十篇六七夫人而見之矣李詩逃于僂似虛渺涉于酒似曠蕩然此皆其寓言龍門幽憤乃有任俠貨殖諸篇三閭放逐爰多美人香草之喻非可執烟雲而滓大清後如致光骨鯁唐季名臣而香奩一集專爲綺豔將廢之不存乎金罍雜佩咏于國風天妹帝武載在雅頌荒耶誕耶將何說也李之生平後人頗加訾訾唐書列諸文藝傳未有貶詞若夫永王之初本無逆迹白始遭迫致旋即逃歸大節更無可議彭原走謁官拜道途夜郎竄還恩垂死後兩公之遇亦尚有幸有不幸歟嘗論杜篤實而李豪縱故詩之胚胎雖一而

蹊徑稍殊陽冰序云凡所著述言多諷興正合風人之  
旨不詭于聖賢矣至微之悉力崇杜謂李不能涉其藩  
籬何況堂奧抑揚過當未爲平允故因先生論詩而並  
及之亦知人論世之一端耳某姿本中人少未能勤學  
根柢甚薄中年奔走謀食乃者浮湛簿書身心相迂猶  
欲自附鉛槧豈唯不暇亦不敢唯腹笥本陋偶有抒寫  
文不足以掩其質譬諸方言俗諺時具情理可備軒輶  
或者在是而先生譽之過甚彌增厚顏夫獎借後進固  
前輩雅懷然好人譏彈其文某亦願希曩哲唯先生有  
以教之附呈律詩二首達不盡之意新涼伏惟珍攝不  
備

致袁簡齋

某啓簡齋先生足下經年未獲尺素鄙懷殊懸懸聞足下近日省令弟香亭于粵便道爲羅浮之遊吟屐所探西堂春草夢寐感通此景僕曾遇之今已渺不可再曷勝遙羨滿擬歸帆可過越中冀圖良晤而遲之又久絕無消耗計行旌徑還故園矣僕春間以奔走之役從大吏于吳會鹿麕寧入夏稍息蹟官齋新構小林棲數椽臨池自娛初冬復以讞獄詣省垣旋病疝而返爲庸醫所悞謬施溫補幾至大劇卒遇邑中盧翁服芩連硝黃苦寒諸藥乃差雖困楚七十日然竊幸賤軀尚勝尅削不至如膏梁俗子外彊中乾靡脆特甚徒恃參耆爲

護持計倘得早晚抽身而足下復善願大年則追隨杖履于巖壑間白下金閨詩酒行樂正有日也惟彼此勉之勉之舍姪女孟鈿字浣青一字篠如爲先文敏兄愛女比來失所怙恃與僕尤相依爲命性慧頗工詩詞最熟史事僕與之間窓煮茗舉某人某事某語在某某傳互相賄勝僕輒不及嘗讀足下大刻傾心企慕僕又與之言足下治績如漢吏清談如晉人品望風度如魯靈光彌欲一見顏色足下爲其父執倘收之女弟子之列當不辱人茲取其舊稿一冊送上知足下必能畀以片言俾叢蘭細草一旦得發馨于光風也渠先從足下乞詩文集全部便中千萬寄與舍姪女從夫崔郎通守杭

州足下旦暮爲故鄉之行僕先容爲捧羔鴈以肅見當  
得數日快譚耳僕宦况都無足言惟今秋已舉一孫差  
可爲知己告兩郎君想益長成必是寧馨兒日盼其頭  
角嶄然也念念草率佈問起居竚望德音嚴寒伏惟珍  
重珍重不備

致孫後齋

後齋足下前于病中得手書知僕疾劇欲航海來爲護  
持而未果不覺伏枕涕零昨又得來翰慮僕服寒涼尅  
削之劑太過再三勸勉詞意肫摯並附莪亭原札見示  
披閱迴環彌增感歎莪亭以僕病狀越海馳函致足下  
者數四足下復以莪亭所述中夜輾轉累數百言丁寧

告誠于僕此種情誼皆當于古人中求之然僕則何修而得此于兩公耶僕素褊中于不甚經心之人今日共杯酒通寒暄明日塗遇輒不能舉其姓氏至意所不欲見之人或迫于世故不得不相延接然坐談之際唯恐其去之不速卽陽與笑宴貌合神睽卒爲人所窺以故不知者謂僕爲傲知者謂僕爲冷而均之非知僕者也僕所樂交者文章氣誼一輩人尤喜聞藥石言有能規吾過者傾悅實出至誠卽糾繩或稍未當亦萬不敢怒片言契合肝膽可傾毋論僕之才地無可傲熱腸自在要期擇人亦未肯冷也僕與足下曩于京師共逆旅不遇兼旬今來四明面晤亦不甚數非有平生惻款之交

然足下之文章僕既已熟知足下毫無世俗脂韋突梯之態于僕時有所規責則氣誼尤所心折矣至如莪亭僕宰邑三年而後識之其人恂恂學者彼此尺素往還幾百餘通皆商榷書畫倡訓詩歌無一私語亦克趨足下後塵者然此皆僕身爲俗吏有所資于兩公而兩公無所資于僕何意偶抱采薪遽蒙兩公懃懃懇懇直至引僕病如已病果何修而得此耶乃知友朋一道列于五倫本有真性情存其淪替也正如劉孝標所云人訖狙詐略分五術有以敗之賴我輩一二有心人尚能維持一綫不盡汨沒耳僕體素不羸誤加溫補以至病進後乃不得已以藥治藥反而始得其正大黃芒硝暫投



卽止旋改用平和今已服九子一切飲食起居漸如初  
辱良友拳拳更當加謹抑易又有之貞疾恒不死僕之  
恙非得于酣酒好內膏粱縱恣疾尚不詭于正定不遽  
死惟病根恐不能去然如僕之愆尤叢積未能克治所  
留病根豈少又何論此區區形骸血衄中哉草草裁答  
莪亭原札並繳天寒惟保嗇不備

答譚蘭楣書

初夏忽于郵筒奉到手書并佳章二什維誦之下驚喜  
曷勝曩從舍姪魯思處得瞻翰墨兼聞足下爲人不特  
文采風流迥越時輩且折節讀書以古人自期絕不染  
絀袴習氣私心嚮慕已如朝饑然不謂天半好音遽及

塵中俗吏也某本無學術數年以來簿書鞅掌胸次復益榛蕪無足當大雅之垂盼者然異日果通蘭臭或以一知半解自附芻蕘亦不敢靳文人合并正有前緣時至不能強之使離時未至亦不能強之使合耳來詩清俊出人未敢步韻別成二律馳寄伏惟教正魯思現在敝署養疴渠自有札致近狀不贅尊大人前未敢率瀆並乞問安聞越聯疆魚鴈易易此後可邀簡翰跂予望之

答袁簡齋書

紀綱至奉到手書知足下夏秋以來起居綏順并詢悉令嗣長成聰慧可喜大慰遠懷前致書畫簃子過蒙獎

及殊用慙恧筆墨一途僕荒廢日甚偶有拈弄皆于無  
可奈何之時聊以自遣此昌黎子所謂凡物不得其平  
則鳴而鳴秋之蟲又其最小而可憐者矣足下乃從而  
張大之恐非古人箴規之義抑或愛而忘其醜豈昌歆  
羊棗果有當于至人之適口耶僕於六法頗能心知其  
意惜學力淺薄腕不能副使當窻明几淨之時室無俗  
塵胸無俗慮乘興揮灑縱不能佳或尚有毫末可觀而  
今者所處適與相反且五日一水十日一石其事非倉  
卒可就是以雖甚好之亦第聽其榛蕪茆塞而已近者  
偶觀歷代書家運肘運腕之論似有會心捉管效之又  
成結習因思僕等天姿尚非下下設令假以優閒之歲

月畢力藝苑未必無成而人事輻輳至于如此良可嘆也昔人云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人生石火儻來之譽于我何補而足下與僕執三寸毛錐斤斤寶之如性命此正我輩前生慧業今世淨因所必不能斷除者矣來書以僕遂初之賦語實由衷真僕知已彼以爲宦途恒言者緣其人隔間有十斛塵病內熱方甚耳足下卽今日地上神仙遲我數年當相從于山巔水涯爲羊求伴侶定不爽約歲方嚴寒諸惟珍護不盡欲言

答范莪亭

日來因俗事束縛未獲槭候伏惟起居綏順爲慰趙姜二楷洵屬佳品勝流墨戲已謬爲點綴二幅總之時氣

未除良由學力心之所到而挽不能隨之無如何耳餘  
冊亦一并奉繳尊作時文二冊每于鐙下細讀疏博之  
氣令人心開乃是名家中可僕指數者昨赴橫溪舟中  
妄撰序文一篇于論文之道無當聊爲足下祛不遇之  
感也詩文字畫均無二理必先從沉着細緻中用力然  
後精神所寓可傳不朽若高簡一派非可早歲得之亦  
非可有意求之雲林用筆無多而前人謂其全得力于  
董巨且筆筆從口中吮出必非空滑者可貌襲矣芻蕘  
之論足下持此以衡鑒古人今人當不失銖黍餘不備

答袁簡齋書

奴子回奉到六月初七日手書知足下方游黃山白嶽

歸得詩復不少三十年歸田腰脚足以濟勝蠅屐尋幽  
固天所以厚足下爲足下大幸而挾才人之筆搜奇抉  
與刻畫靈秀鬱爲鴻篇又豈非山水之幸得足下耶健  
羨健羨僕素性頽落落不肯強依附人然竊念古人所  
不朽者惟行與文僕于行未能卓然特立而未嘗爲惡  
于文雖學問淺陋不克追古作者而自問有真性情存  
非漫爲塗飾足下之論僕詩也以爲有才有情韻流絃  
外夫三百篇以溫柔敦厚爲教非卽所謂情乎降自魏  
晉六朝唐宋諸大家其所作傳至于今足以令人流連  
諷詠神往而不能置者非皆以情相感乎情深而韻流  
韻流而味足此自然之籟也不然世豈乏鏤金錯采工

于懶祭勝僕儉腹十倍者而足下顧沾沾于鄙人至于  
廣庭相公僕丙申年在都門甫一面耳謁別時便辱垂  
注近者兩至越中奔走伺候鵠竢于行館者日凡幾輩  
顧獨愛與僕談暇則命入每夜分乃退獎其所已能勉  
其所未至絕不以塵吏相視聞還朝後輒語人云比行  
南中唯某者尚可與言此其謬加獎許何如哉夫相公  
固當代鈞軸中第一流人而足下亦領袖風雅負海內  
盛名者也古人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僕何修而得之  
於爾公哉外人操世俗之見或謂僕倚爾公以自重不  
知廣庭相公雖愛僕未嘗援之青雲一歲而九遷之也  
足下卽譽僕設僕異日一無可傳不能待足下爲蔡中

郎追揚論衡誇作譚助也文章友朋關乎性命來書所云比骨肉妻孥爲更親此誠至言彼哉彼哉何足與辯而僕之所以一再及此者亦以悠悠世路真賞良難此中感慨悌鬱頻年無可告訴之處有不能自己者耳相公與足下同出鄧遜齋廷尉門淵源本一僕久知之不待見示因便裁答炎暑伏惟珍重不備

答崔曼亭書

得足下五月書稔到都後近履無恙慰甚書中云蔗林少宰曾晤浙中上游某公道及僕頗不滿于意今僕留心此在少宰及足下固相愛之言而不知非也語云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又云君子易事而難說說之不



以道不說也蓋古之用人者在乎政事驅策而不在乎  
意旨苟容故獲可言也而悅不可言卽悅亦可言也而  
非道則不可言僕今者逐逐下吏已不能卓然獨立一  
切以道自持顧猶有所不滿于上毋乃存什一千千百  
私心方以爲幸而足下將令盡去之耶且人雖至愚必  
先爲已然後及人今將從其大者言之爲百里宰興利  
除害唯吾所欲爲使澤流斯民而頌聲洋溢此人情所  
大快也而吾不能也吾之意不滿也自其小者言之坐  
堂皇則威福唯我返私室則囊橐日充肥甘采色博塞  
吹彈一切顚諸娛樂之具供其酣豢而忘倦此人情所  
大快也而吾亦不能也吾之意不滿也而一邑之內憂

水旱懼盜賊或蒞伏而雀角或幽囚而桎梏其忿恨怨  
懟環集而不滿于縣官者日不知凡幾輩不此之用心  
而奚用耶既舍已而徇人復拂衆而諂獨僕雖不肖尚  
願存此幾希敢以爲足下復

答孫後齋書

某白頃從莪亭處復接足下手書謂前言非譽我實有  
所期望焉足下之待僕良厚然非僕之自待也夫由邑  
令起家至大位世固不乏人然官階無崇卑苟得以盡  
其學有益于民何所差別元次山陽亢宗諸君子卽其  
爲吏豈不足傳哉否則建高牙紆紫綬赫然出人上奚  
當也今日之爲令不身親其境未知其不足以利民未

知其不特不利民而反或病民地非醜而德則齊大都  
逐逐于其中而莫以爲怪然我輩稍知理義本心未盡  
喪之人方怨艾不暇能覲然以爲功耶設一旦有可自  
脫肯溺于是而弗去耶僕于今日之爲令而自審如此  
知異日卽等而上之必無以度越于人果無以度越于  
人則弗如卽此而急求可以免過古人知難而退正非  
敢談高隱于

盛世也至于詩古文辭文人慧業僕雖根柢淺薄嗜之  
頗入骨然非讀書潛心不能有進境此則莫爲禁之而  
亦非塵吏所便人之神明所用不過此數不專精于一  
則不成古人仕與學爲一途故可以並優今不能也其

所施之政者以經術則廷其所以獲上者非錢刀則注  
勘核焉敲抨焉奔走焉抑責而束縛焉愚者或得一間  
以爲聲色酣豢之地智者則日在憂虞悔吝中復有何  
清暇可以游心于藝苑味勝于道腴哉僕自問天姿不  
爲惡且年來兢兢持此心而清夜顏甲已不知凡幾以  
此貌爲仁義之言則憍求工麗則之訓則蕪偶有所作  
不過如候蟲感秋鳴所難已尚冀有當于大雅寧不自  
量夫詩文卽古人立言之一端可以不朽者也今欲爲  
令而有益于世無損于已直追昔之循吏此不能自主  
者也不爲令而退修其業詠歌太平令沒世有一二言  
足採此可以自主者也足下明于事爲人謀必忠宜令

僕何所從焉易曰二多譽四多懼僕位雖在二而懼方多且實無可譽尤畏聞足下之譽彌益其懼其有以鍼砭而疾痛之幸甚幸甚承示文稿樸遯淳茂皆足有功世道中間涉于禪悟亦見足下之有所振觸而爲此言也足下爲冷官無所造孽愈僕等十倍何有待于僕之起足下耶草草奉答不備

致管韞山書

韞山大兄足下數月未奉音書心甚懸懸想文旌尚館開封王賓相得差不寂寞京邸家問常通太夫人起居定納福也某近狀無恙唯胸次多鬱鬱無可語畧爲足下陳之某本不習吏事初意以爲百里小侯有民牧之

任卽不能追古循吏而仕學相資亦可有成乃躬親其境有大難者夫吏貴有爲有守興利除弊有益于民斯爲有爲廉潔自好不取非義一介斯爲有守今將爲民興一利事關創建有所支銷非因緣大胥重啖之不獲行也將爲民除一弊或民所不便而上下奸蠹豁壑存焉雖明罰敕法力請而禁之不過陽奉而陰違也官書升降動須旬月駁摘再四細入牛毛于民瘼類重七札有所痛癢何能抑搔及之今卽與民最親而舉動牽制不能惟其所欲爲或稍有更張輒目爲少年喜事不識大體傳有云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又孰肯慕無益之虛名使其身不克一朝安哉

國家制俸頒養廉多者千餘金少亦數百未嘗不厚矣  
寒士十口之家硯田足贍得此復安求無如幕僚脯修  
之資出入使令之費戚黨待其濡沫仕途迫以慶弔物  
用日貴人事愈靡衡諸歲入勢所不給故雖有慎愛名  
檢之士苞苴竿牘屏而不前然欲稽覈所入悉由公家  
可告無罪已萬萬不能何況充類至義或顏甲于清夜  
者不知幾何也或謂此說誠然顧分所得爲豈無一二  
盡其在我非甚不肖亦未大詭于聖賢也嗟乎我輩讀  
書學道稍聞古訓不操事權亦已矣若明明寄以民物  
復掣其肘焉譬諸珍羞在前心知甚美而畧嘗寸脔不  
得徧飫甚且強雜以惡草腹中之怏怏何如耶某祖父

兩世爲縣令皆勤于民事以賑去官故某兄弟幸得成立今逐逐頽波徒積罪孽我躬不閱且恐爲子孫憂是以年來寢不入內食兼味則怒然一切嗜好屏除殆盡如老僧枯禪無復生趣亦冀刻厲此身力歸儉約庶辭滿盈之災而公私交困重負未釋若涉大水其無津涯豈不愚哉至於宦途况味尤如雞肋澁澁唯阿日向薰蒼不相入之人強顏訓接情懷可知雖堆案餘閒稍理筆研而獨唱無和輒復興塞作吏如此爲官乎爲私乎自哂而已小兒學業毫無進境年近弱冠已擇明春令其就婚揭陽知厯關念並聞附呈律句五百字遇便幸

惠德音



答家竹汀書

某白竹汀詹事座右自去秋奉別忽忽經年每憶假館  
甬上時晨夕得聞教言發人矇惑今渺然如夢寐爲之  
悵然比奉手書知道履安善爲慰後漢書所載鄧令東  
海申君卽當補入職官表內志藁發刊已什之七約夏  
秋間可蕺事陶軒失館書船喪偶莪亭頗無恙韭山設  
帳郡垣校對之役尙委之也辱詢近狀僕在鄞七載豪  
無善政及民嘗遐稽邑乘博采輿論鄞邑所重者水利  
前歲濬復三喉德怨交半然怨者巨商富戶耳今西北  
鄉之保豐硤四百年來未修且晚有傾圯之患又南鄉  
之九經塘江潮衝卸數十丈是皆隄防之尤要者現在

力爲董勸導民捐資修建冀于田功有裨然亦不過因人成事而已竊見此日爲宰上游意旨所屬及事勢之所束縛十事之中違心者七八僕迂疎性成於吏才本不相宜唯天良則未敢盡矣揆諸春秋無義戰之例彼善于此或可節取然近者某某登薦牘矣某某膺殊擢矣皆僕所不能步趨者若因此懟望便是熱中鄙夫但僕之所爲不于此見賞卽可于此見黜自維祖父皆以循吏稱有遺愛于所治僕上負家聲下隳所學清夜已不勝汗顏况從此浮湛宦途積德處少造孽處多焉知不更爲子孫憂耶卽不然僕所最好者簡編翰墨而堆案盈几無非簿書所願見者灑落不羈之士而日與俗

人共事強之酬酢如負芒刺天真汨沒壽命幾何嵇叔夜所云黷之不置必發狂疾者行將于僕徵之閣下其令僕何所自處也某白

與鄭清如書

不相見者五年矣久未通尺素非僕疎嬾也未有善狀足報良友負期望之懷故遲遲耳比者足下館于武林近隔一水相思彼此同之僕乞休之人猶未離于憂患足下當知其由夫僕之病不病于今日也膺百里之任而豪無善政及民僕之心久已病矣且非經絡腠理之病而肝鬲癥痞之病也不亟自治將濱于死造物仁愛去秋予以有形之病病且劇乃獲引退有形之病或得

以閒身調攝而漸已則無形之病猶可復其幾希而不盡亡此人禽之介也而仍未免于憂患者則天之所以懲創其已往之過而震動其將來之善也古人有云哀莫大于心死僕之心幾死矣及今幸延一息而當此懲創之震動之而敢有所怨尤乎哉足下爲我筮得剝之觀夫貫魚之義五居衆陰之長率其類以奉陽陰制于陽而陰不自私故終以无尤進乎此則陰之盡而陽生爲碩果之象雖不爲人食而由是充之爲復爲臨爲泰陽漸盛焉蓋剝自初至四皆優柔削害寢成切近之災極于五而始有生機故不利有攸往者此則无不利耳變而之觀五能陽剛中正無失德于民故觀我生而必

繫之以觀民蓋在位之臧否唯視在下之愛憎此則僕  
自入宦途以來未能不依違渙浥爲時所累然時時提  
撕此心天良不至盡喪怨詈不至叢集雖未足當君子  
之德而揆諸聖人作易所以牖愚蒙而掖之于善者不  
妨少爲假借蓋知其所處之易汚而垢或滅焉危其所  
蹈之易陷而躓弗深焉夫天之于人甚恕譬之子孫多  
敗類遇一二稍稍善良尚識義方之訓且舊日卽有過  
惡而現知遷改祖父未嘗不曲宥之加以扑責正所以  
用愛而勉之自新區區之誠所望于天之哀矜者惟此  
而已諸事屏當未了歸期方未可定春暮或得赴會垣  
藉圖良晤草草裁候尚幸足下有以教之

與楊六士書

六士足下鹿鹿久疎問候遙稔獻歲發春動履勝常爲  
憫日下不乏詩人如稚存淵如蕙疇諸君皆未易才味  
辛行且北上天邊竟聚五緯林下幾無一人里門孤寂  
何以爲情尤可悵者僕所購數椽僦居者歲尾始去春  
陰積雨牖戶未克綢繆陸魯望之筆牀茶竈散人猶作  
寓公葛稚川之伐薪寫書移家直須結夏經年以來出  
則停阮屐者不越三五家歸則穿管榻者唯此尋丈地  
拒折柬之招邀傲則豈敢違投縑之促迫嬾實難辭室  
頗類乎粘蝸無從解衣而盤礴吟有時焉祭獮忽驚插  
架之橫縱稚孫索梨栗以爭呶頑僮命灑掃而却走可

無醯醬觸眼半老婦之瓶盆不遠庖廚惱人有比鄰之  
鵝鴨用是研田成石心徑塞茅座多雜賓扇當塵污雖  
遂初之賦已久而山中之樂無聞更或勺潦無多難濡  
鮒涸空囊已竭猶責泉流未盈瑣瑣之求便遭申申而  
詈夫季鷹秋風翺明秫米偶成高蹈寧等取脂今乃騁  
之不置非有水衡濫用瀉黃河以靡窮必至山貲告終  
飛青蚨而莫返嗟哉晉平求歸之計徒爲倉公多怨之  
由遠慮近憂一時并集此尤未足爲知己告者矣見索  
畫幀俟草堂粗就君子攸寧定當繪劉褒之北風寄長  
安之熱客義同執藝用答石交鴻便率陳諸惟珍護

答洪稚存書

新歲兩奉手書稔足下春祺增勝藉慰遠懷見示近作  
二紙反覆雒誦如聆故人警欬足下天才放軼跌宕不  
羈何庸問途于老馬無已或爲之進一解曰長江大河  
沐日浴月固寓內之鉅觀也然必有滌洞漾演之致乃  
不一瀉千里蓋少停蓄之其氣勢彌厚非如方塘小沼  
徒賴蘋末微風暫生波瀾耳僕歸田以來筆研榛蕪中  
書君老而禿矣而辱勤勤寄聲相質則芻蕘一得倘有  
可采者乎來書中有怍怍不能自適之語具見賢者用  
心足下致身仕路況在盛年非僕之朽退者比果存此  
心以有待未必不遇其時譬如晴天片雲何關下土而  
留至悵焚望澤之際則膚寸可彌六合蒼生霖雨何非



此油然而所養成耶若僕則槁木死灰已無生理雖存  
謝瀹飲酒之口久符姚合出家之腸足下云云毋更振  
觸野人令數日作惡也努力崇明德五字敢以爲知己  
勗春寒惻惻伏惟珍重鄉先達傳稿收到矣附及不宣

答袁簡齋

半年未獲尺書眷念殊甚春仲晤同里楊君云偕趙甌  
北飲於隨園見先生健飯無恙方爲釋然昨奉三月下  
旬手書以自作挽詩屬和先生可爲達矣而蒙竊謂所  
以爲此正有未盡達者在也夫人有甚愛之物而曰吾  
何愛於是有甚惡之物而曰吾何惡于是蓋愛惡之情  
猶未化也管寧種菜見金揮鋤不異瓦石其心絕無金

之可貴孟敏荷甕墮地甕破不一顧其心絕無甕破之  
可惜此天民矣先生負海內盛名著述等身晚得令子  
紹其業且安享林泉之樂者已四十餘年一世可以當  
人數世先生之金不假鋤而先生之甕尚未墮也復何  
所容心哉賈生有言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  
養空而浮夫舟之放蕩于江湖也不張帆不鼓楫今日  
一洲焉明日一渚焉未有預程其所止而擬諸形容者  
也是故唯浮乃空唯空乃所以爲養僕所以祝先生宜  
力追古人耄而好學如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而慎威  
儀勤灑埽自厲其神明否則賈生養空之說同符老氏  
恬淡虛無真氣從之年命有不期永而彌永者若夫鑿

壙而偃息其中荷鍤而歌挽于後此晉人曠放之遺爲此者或有所不得已于胸焉且其所謂達猶膚迹耳僕經年不作詩重違長者命被例成七古一首聊博一笑

與蔣立菴書

昨在高齋偶閱白虎通論及女子許嫁曰字未知何所本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此與上文男子二十冠而字一例儀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其爲名字之字無疑足下引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之文以爲守貞待聘十年而後許人此字字當是許配之義僕以爲不然約記注疏之解而不能詳歸而檢之兼及毛西河仲氏易乃快然也夫說經必先訓詁考說文字乳也又愛

也名字之字文字之字皆因乳有孳生之意而起大雅  
牛羊腓字之此言乳也康誥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成四  
年其肯字我乎此言愛也除訓乳育愛養外更無別義  
孔氏正義謂貞正也字愛也女子指六二也女子以守  
正不受初九之愛至十年難息之後乃得往適于五受  
五之字愛並不作許配解也卽曰不受其愛亦含有不  
許配意然二與五爲正應陰陽相偶夫婦之義已定故  
寇指初言婚媾指五言輔嗣註曰無初之難則與五婚  
矣夫旣曰婚媾而不字尚得云不許配乎惟其不肯妾  
暱于初故曰貞不字惟其已許配于五而必備厯屯難  
乃得好合故曰十年乃字此正從一而終之道也西河

毛氏釋此爻以字作孕字解其說當亦有本但屯之二爻與五尚隔重陰有屯遯之象未可遽言孕也婦孕不育婦三歲不孕易之言孕已有明文何獨于屯而曰字孕必屬之婦不得曰女子且孕非人所能自主曰守貞不嫁則可曰守貞不孕其可乎是訓愛爲無疑矣朱子本義旣云字許嫁也乃仍引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文以爲証則又將名字之字誤解矣于是後世字書相沿而有許嫁曰字之訓近代爲誌狀文者踵之徧考之古蓋無是也

答洪稚存書

毛生到四明獲足下手書知有中州之行想入冬已抵

節署起居無恙僕鹿鹿一官依然戀棧今年因濱海之  
區徵調輓輸公事旁午翰墨一途不祇兩塵之隔矣柰  
何柰何足下牋問濶疎僕頗以爲憾來書詢及僕實有  
之蓋僕生平不妄交一友者也弱冠里居投契無幾人  
及李絲入仕所往來酬酢者如薰薝之不同味如方枘  
圓鑿之不相入然不能不束縛強勉與之委蛇人生苦  
事無過于此每一日間作書與人必數通非按牒繁瑣  
之文卽錢刀鄙俗之語此種筆札手寫千行胸不留隻  
字遇有報章畧一瀏覽立付祖龍唯恐其或存也唯二  
三良友雖山川睽隔肝鬲中常有是人得一音耗善則  
爲之色喜否則爲之輦蹙此豈非有至性存乎去年與

足下共遊鄧尉別于武林惘惘如有所失旋聞曼亭處  
得足下書知客中安好稍慰縣憶記夏秋間曾具兩緘  
于秋帆中丞書中附致中丞達官不敢望報非所論于  
足下豈委諸殷洪喬耶抑或塵吏近狀有不嫌于故人  
也夫古人所貴于交道者爲其能以道義相規不爲苟  
同不爲詭異雖出處殊軌而藥石互通是以尺一之札  
贈者馳以赤誠受者寶如白璧編之文集可壽千載如  
此乎其重也僕雖不肖無大失德見擯于鄉鄙足下之  
天才素行又僕畏友僕所終年不通寸紙且唯恐其先  
施或煩作答者豈少乎乞人有婉拒盜賊之招而冒高  
門之客與一飯者識者義之爲其去就當也今僕以足

下之音問濶疏爲憾足下宜引以爲幸乃反怪之足下將不以高門自居耶僕曩者致書頗有所誠勉亦謂芻蕘之言聖人擇焉足下當不之怒若夫寒暄慰訊周旋世故不乏其人我輩何貴有此今而後不唯望足下頻頻與書尤望弗循寒暄慰訊之虛文而有以藥石我否則仍當抱憾不置弗謂僕之過以古人相繩也

答張臯文書

某白臯文太史足下辱賜書存問累累千餘言雅意懇摯雖誦再四知足下之潛心於易者深而所以教某者義至正也某幼而失學長而幸於進取浮湛世故寢汨性真一行作吏彌覺尤悔叢集清夜不能自安是以年



五十而決意引退然習染旣深歸田後十年猶夫故我  
一旦奄沒與草木同腐此某之所大懼也夫聖賢之學  
貴乎成已成物然必明體以達用由內以及外大易一  
書所以發明天人性命之理而開物成務經世之道備  
焉夫苟未能洗心藏密必不能吉凶同患何也人心之  
所以與民物隔閡者以私間之也以私間之則心先死  
矣何有於身故聖人繫易以乾元爲善之長首揭君子  
之道在乎體仁而於二三兩爻特指一誠令進修者有  
所入手蓋閑邪者所以洗心也存誠者所以藏密也何  
以閑何以存乾惕而已卽中庸所謂慎獨也吉凶同患  
仁之量乃全而其幾不外于當體故必滌盡其有我之

私而後萬物一體之本心可見本心見而元善之性自復天之所命克完若而人者形骸雖去神明永存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老氏曰死而不亡者壽言有其不死者也足下恐其惑於長生久視之說而重規之良是雖然古之志士所期於長生久視者非有所貪於世味也正欲永其身以求進於道耳何以長生久視必先虛其心養其氣恬澹寡欲庶可有成夫果恬澹寡欲非卽聖賢入德之門乎卽無所成不猶愈于世之耽溺於飲食男女而不知返者乎古所謂神仙者其教不外於孝弟忠信倫常日用間與抱一守中之道並行不悖亦交相爲功若舍庸行而趨於詭變是邪說也其沾沾於吐

納導引而不知存心養性則小術也足下斥魏伯陽陳搏之易儕之於異端夫希夷先後天圖宋儒所從出未可輕訾足下好虞氏學日月爲易其義本於叅同契是已祖之矣考亭垂沒猶加研究

國朝名儒如安溪曾作注解曾二公而岐趨于異端耶夫內葆身心與外淑斯世本無二道視所處何如耳足下以盛年登承明著作之庭立德立功遠大未可量自不當崇尚虛無若某者支離樗散無復可爲冀稍延桑榆之末光得自克治而又未敢自必此所以乞靈著筴欲足下一發其蒙耳要之時止時行循理而已豈敢爲出位之思哉某不知易畧以所粗涉于易之臆見就正

有道至來書備陳陰陽消長否泰損益之義及示某所以懲忿窒欲而善處憂患者誠藥石之言也謹當服膺風便草草裁覆不備

答袁簡齋書

簡齋先生足下昨從甌北處奉到手札知先生患利甚劇中多永訣語不勝驚愕徐玩詞意并讀致甌北書則見浩浩然如長江大河氣甚壯而神極閒暇可信先生之疾未至于不起也豈先生一生曠達不羈病革猶不爲莊語故以是遊戲人耶先生天才絕世固非拘墟者所能知然古今唯至聖無可無不可方是中庸不可能降此則做一種人卽有一種窠臼爲宋儒之理學固成

宋儒面目爲晉人之狂蕩亦墮晉人習氣爲人欲無算  
曰夫豈易言某二十年前未嘗不慕通脫而厭拘方獵  
詞華而希浮譽近者稍自檢束覺此心放失已久所爲  
無一是處重取童時所讀學庸論孟諸書反覆體驗乃  
知一字一句皆所以教人爲人所以教人不入于禽獸  
故年來憂虞悔吝之意多而酣豢縱適之情少先生目  
我爲伊川所不敢當而其與先生志趣各殊則誠未可  
概論也心存誠敬更不如無心此語固有味然無心二  
字正自有辨吾儒所謂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釋氏所  
謂不思善不思惡乃本來面目其旨不同要之無心之  
中有湛然虛明之本心在初非槁木死灰也先生雖上

智利根恐尚未能臻此境而遽以責人哉先生與甌北  
論詩直抉其病根不留餘地固良友藥石之道然竊謂  
詩文不能絕無疵累古人且然李杜大家而集中不少  
拙率之句此如高山巨壑雖有醜樹惡石不損其雄西  
子毛嬙卽或亂頭粗服無減其媚若元明以降詞人過  
爲修飾幾于言言工整字字妥帖其魄力正坐此不逮  
前賢矣若夫言爲心聲一語誠爲要旨詩雖小道必有  
真性情存乃合乎溫柔敦厚之義可叅興觀羣怨之用  
今先生所論甌北詩一首其云胸有千秋愧此生甌北  
具上下古今之識而自懼未能卓然不朽此由衷之言  
也至云家無半畝憂天下甌北之家何至遂無半畝而

必能如范文正先天下之憂而憂恐亦未必然是此句不但膚廓直欺人語耳故甌北此詩其所未愜者不在末句而在領聯與先生所斥不同也陳思有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我輩詩文得失在寸心而鑒別賴識者有一二知己互相商榷獎其所長而戒其所短最是樂處方今先生與甌北號爲一代作者裒然成集然欲其一無疵累處爲後人所指摘吾知必不能然有之亦不足爲病某雖不才謬蒙見許爲知言故論列如是非爲兩公作調人耳先生著述等身卽果騎箕跨鶴已爲不死之人何況澹然灑然更能忘此死生之見疾將自去秋風薦爽萬物利貞之期珍重珍重

致洪稚存

始吾以足下爲才士今則以足下爲讜臣矣才士所尚者以文采風流相照耀而讜臣者一言一行必將有裨於世道爲人所矜式也比來足下頗儻曷其行足不厭坊市口不嫌滑稽足下非飲食之人卽日日屠門大嚼人必諒之以爲此士大夫通脫之病耳若夫言之所發辯是非而端趨向則非可苟焉而已也足下幼孤賴賢母之教食荼集蓼得以成立嘗自言心存哀慕終身誓不親俳優之樂昔趙玟早背父母年逾耳順斷諸滋味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元德秀旣仕之後以不逮孝養食不鹽味藉無茵褥此皆至性使然知足下之同符古人



也彼夫耽聲色恣酣豢狂夫豪舉必非足下所忍爲然足下或出之以戲言而人遂信之爲莊語他日爲一事曰此某某所倡議也將有欲解之而無可解者傳有之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十餘年來吾鄉風俗侈敝米珠薪桂儼然不可終日而一切嬉游角勝之端靡靡不已此士君子所當示儉之時而非示禮之會也况非禮乎足下今居里門亦其暫耳曩以直聲播海內欲使天下革媮薄之習返淳厚之風此時居鄉宜先從一鄉始乃爲不欺其言僕與足下交頗久竊見足下抵掌論事每以泄泄者流無補于世而又惡正醜直害於人心嘗重嘗之是以一篇一什必寓隱憂陳古刺今

動援哲訓今所仰望於足下者推忠孝之懷敦任卹之  
誼言所當言等于九鼎大呂人以爲則是桑梓之福也  
若旣倒之狂瀾不能迴之而反助之毋乃非所以重足  
下乎僕素黷拙年來更不爲人發一論惟辱足下相知  
深不敢不自附于直諒之友故敢布其區區伏惟賢者  
裁之幸甚幸甚

上廣庭相公啓

某謹啓公相夫子大人閣下自唐栖舟次拜送以還依  
戀殊深曾遣家人于毘陵恭叩行祺歸述鈞履綏和瘡  
疾漸愈下情欣慰想目下已抵山左歲暮嚴寒河濱較  
甚尚冀順時珍重善護起居曷勝私禱某每侍左右竊

見夫子常有不豫色然夫大臣自任以天下之重先憂後樂居心固應如是某所陳釋氏放下之說誠如面論非用世者所宜抑某更有請者先儒有云動靜交相養蓋靜之一字聖賢持已工夫亦仙佛存神秘旨但使此心如鏡形過而影不留則弗疲于照靈光益葆初非枯槁寂滅之謂我夫子公忠體

國垂四十年上爲

聖明所倚毘下爲蒼生所仰望當思爲此身惜得一分精神便可爲斯世添得一分德澤區區之誠非以服食願養如下士僅謀獨善也至某一介書生迂疎寡識乃蒙破格培植至再至三昔人有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恨

矧在當代第一流人哉自惟牽絲作令寡過良難亦嘗  
竊聞古循吏之道無如事與心違徒多顏厚此亦學問  
淺薄未能特立之故然人苟進退裕如何不可爲此時  
方如羝羊觸藩多所係累不能自脫此亦夫子所洞鑒  
也計惟竭力補苴一旦得完先人清白之遺斯可量材  
自處知難而退所以仰報大賢屬望者其在是乎行樂  
圖卷繪景已竣謹付裝池送制軍處轉呈伏祈檢入臨  
楮瞻切不盡縷縷

乙巳至都門上廣庭相公啓

某謹啓自捧檄越中迄今十載辱垂青盼慈芘多方茲  
以計偕北來幸接德輝復蒙諄諄誨勉念從政之良難

以孺子爲可教掖其引退之志勗以進往之途憐才若此復何以加惟是縷縷微懷尚多含茹言之恐瀆謹具寸牋伏惟垂覽焉某章句小儒無致遠通方之畧此夫子所稔知也前者作令甬東謬承前人虧乏幸逢寬大之

詔宥其已往咸與維新某復仰體訓言夙夜冰淵罔敢少縱數載以來竭力補苴漸臻完善不至更累後人此某近日居官之情形也某本中人之資稍知名節自受教門牆益加刻勵惟恐上負大賢之栽培有玷先人之清白無如身入塵途事與心迕稍不及檢保無失足之虞竊揆諸古人出處大義如云爲貧而仕某風木久悲

無須祿養如云學優則仕某駑駘徒策何有寸長上官不加擯斥不過因庸劣之蹟尚未昭彰百姓肯與姑容亦祇援怨詈之條稍從未減然而返躬自問上之旣不能取法賢者盡學道愛人之責實有益于民生下之復不敢流入不肖喪幾希平旦之良得自快其酣參若貪若廉不今不古過叢清夜顏厚素餐豈有當于夫子教育甄陶殷殷屬望之意哉况某質本孱弱已近始衰之年精神日益耗茶右目生障漸及瞳子下焦疝疾侵寒輒發又有怔忡善忘之症每遇勞心常數夕輾轉不寐海疆煩劇深懼貽誤地方因循戀棧旣

聖朝察吏所難容泯沒蓋棺覺下士讀書之何補是以

寢饋不能自適身心爲之徬徨伏念小草旣沐生成慈愛必加曲庇惟望夫子矜全終始鑒其出于惓誠俾有善退之方庶免末途之咎倘擁腫散材以不中繩墨而得歸山澤則虺隤餘齒雖老死捫下而彌感生成干冒清嚴曷勝竚切

致巡撫費公

某頓首屢承賜書殷殷存注感何可言竊惟閣下以名儒經濟之才膺

聖朝柱石之寄三吳士民有幸得久依仁宇咸沐恩施某樗散下愚一無知識然側聞大賢清節且抱虛中之雅謹以鄙見所及利弊數端開呈左右倘有可采之處

或于地方不無裨益也

一出洋米石宜嚴禁也東南生齒日繁產米不敷民食向賴上游蜀楚之米隨時接濟近聞洋匪有向沿海州縣公然採買爲數累萬于荏苒三五日之糧卽減閭井千百家之糴市價頓昂貧氓滋窘其害立見若虞禁之而或滋其擾是賊未至而不能禦已至而不能擒彼尚何事不可爲乎卽使其得米徑去而恐過宵小之糴遂弗恤良善之飢大非政體查例凡出洋採捕船隻所攜口糧俱有定數逾額私帶立干重罪誠慮其接濟海盜也況可任盜採買乎閩下撫吳二年糧價平減遠近無不感頌以爲米不出洋之故今宜加意防禁以孚衆望



一各邑棚民宜預爲稽閑也近聞上下江州縣凡遇湖濱山舉多有外省游民結隊潛居搭棚種地其人頗多悍橫復鮮室家相率墾佔每歲日增雖普天莫非王土未可驅逐然爲奸宄之藪不可不防也保甲之法原以查禁匪類但行之旣久不過具文卽各邑未嘗無棚長甲首等名造冊申送然徒爲胥役需索之資毫無稽查約束之實但良法唯在得人地方官如何便能實力奉行全視大憲之意旨倘能酌定章程隨時面諭屬吏通行保甲之法則棚民庶有可查察先防範其已集且禁阻其續來務使此等人有生計可安有妻孥可戀徐化其強悍之氣潛歸于守望之儕但使親民之守令實以

地方利害爲心因地制宜無難漸爲綏戢也

一先事捍衛之策宜籌備也江左人情恇怯各營兵力更單何況有所畏阻不能踴躍宜與提鎮大員設法鼓勵使緝盜之兵弁不以誤拏爲懼庶免解體知有玩縱之罪方肯向前或獎或懲嚴明不爽乃可責其盡力水師則勤加訓練使人人不畏風濤海岸則多設炮臺使猝然可施擊禦會哨務聯聲勢出口勿齎盜糧井井有條總期行之以實再者各邑例設民壯與營伍相表裏卽如常郡武進一縣明初設立民壯一千八百名以時訓習分班戰守後雖裁減仍以倭寇復增最少時總有數百名今僅存四十名之額且亦有名無實上年府縣

皆曾添募民壯操演惜行之未久似宜通行各屬令其酌籌經費實力辦理其城垣水關例入守土官交代今廢損者多並宜早爲修整完固以備不虞

一崇儉可以節民用也吳會繁華之地而近日侈靡滋甚凡衣食宴會遊戲諸事爭尚新奇殺生億萬耗費無算雖風會使然而太過則天時人事必生變患自古皆然省一日無益之財卽增一日資生之計况逐末較多則巧詐百出積靡弗覺則淫亂叢生各郡從而效尤譬之羸軀徒飾美服其可久乎亟宜有所節制以厚民生一各屬善舉宜加獎勸也民間凡有卹娶救災施糶給續等事乃古者睦婣任卹同患相助之遺風善氣所發

足以感召休和潛消災沴前明高忠憲有同善會講語云一家爲善便是一家之福家家爲善便是家家之福凡風雨不時五穀不登人民疾病疫癘交作兵火盜賊出于意外不知者皆謂氣數當然不知氣數是人心風俗積漸而成人皆向善便感召天地一團和氣人皆向惡便感召天地一團戾氣此非迂濶之談閣下素絲砥節膏雨澤民祈于諸善舉賜之獎勵務令地方官實力贊成以廣仁風所益匪小

一坊肆淫邪宜申禁革也梨園歌舞固所以點綴昇平而近日雅曲之優伶半作吳音之談謔號爲新劇端助淫哇竊見盜賊揭竿多借傳奇名目效其不軌而狹邪

蠱惑則多從徵歌買笑而生又有坊市編售諸穢書豔  
本導少穉之蕩心隙閨房之冥行患中于不覺習流爲  
日頽夫忠孝廉節之事士大夫力持之而目以爲迂莫  
之敢從淫邪悖亂之風一二無賴倡之而羣然趨效如  
水就下此其所關非細故也今宜列款嚴禁犯者必懲  
庶于人心風俗可以稍挽